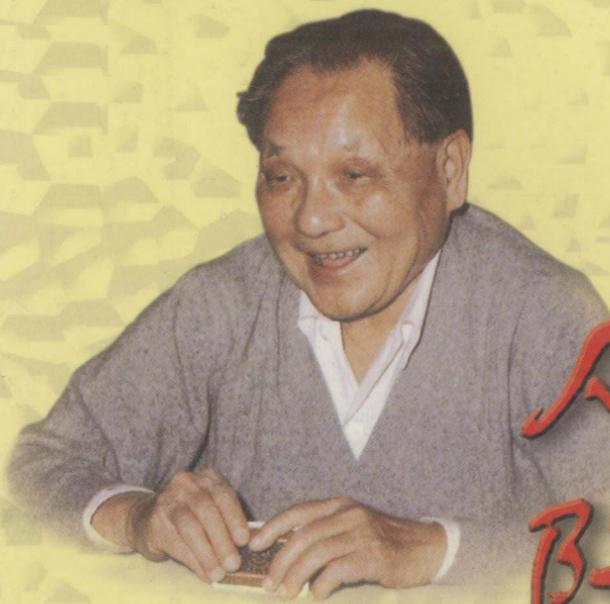


邓小平的 人 际 艺 术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李忠诚 编著

邓小平的人际艺术

李忠诚 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的人际艺术/李忠诚编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

ISBN 7-5035-1805-7

I. 邓… II. 李… III. 邓小平-人际关系-研究 IV. R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739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 1/32 印张：8.5

字数：213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2.50 元

前 言

有人说：“以自己本来面目出现的人和有自己特点的人才是伟大的人。”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崇尚朴实，追求自然，性格内向，不苟言笑，实事求是，少说多干，是他的风格和特点。

有人说：“最伟大的真理是最普通的真理，最伟大的人是最普通的人。”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他说的是老百姓的心里话，人们一听就明白；他做的是老百姓企盼的事，人们一看就高兴。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是最普通的人，也是最伟大的人。

有人说：“从不为艰难岁月哀叹，从不为自己命运悲伤的人，的确是伟人。”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他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意志一次比一次更坚定，成就一次比一次更辉煌。

有人说：“伟人的作用就在于为黎民百姓服务，爱护人类，并以实际行动传播正义和真理。”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他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一个伟人逝世后，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他遗下的光辉仍将照耀人间的道路。”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可宝贵的财富，这就是他的理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他的理论已经成为指引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一面伟大旗帜。

因为邓小平是这样的人，所以人民爱戴邓小平，感谢邓小平，怀念邓小平，讴歌邓小平。

2 前言

鉴于在介绍、研究、评价邓小平的各种书籍中，专门讲述邓小平人际艺术的书目前尚未见到，因此，作者编著了这本书。限于时间和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作 者

一九九八年三月

目 前 言 (1)

录

第一章 与同事交往的艺术

一、为人随和	不失幽默	(1)
二、善解人意	帮助他人	(4)
三、配合默契	尊重对方	(5)
四、仗义执言	敢鸣不平	(11)
五、坚持原则	敢于斗争	(15)
六、谦虚谨慎	摆正位置	(21)
七、评价伟人	客观公正	(29)
八、情注来者	殚精竭虑	(43)

第二章 与下级相处的艺术

一、平易近人	如坐春风	(63)
二、关心部属	同甘共苦	(69)
三、支持工作	帮扶有加	(78)
四、因材施教	不拘一格	(88)
五、注重调查	结论后下	(101)
六、善用批评	宽严适度	(107)

第三章 与群众相处的艺术

一、深入群众	乐在其中	(126)
二、群众冷暖	常挂心间	(140)
三、群众利益	格外维护	(154)
四、倾听意见	不厌其烦	(165)

第四章 与亲属相处的艺术

- 一、孝敬老人 一片赤心 (175)
- 二、夫妻情深 志同道合 (178)
- 三、兄弟姐妹 情同手足 (181)
- 四、关心子女 爱在心里 (182)

第五章 与党外人士交往的艺术

- 一、良师益友 推心置腹 (187)
- 二、虚心求教 民主协商 (191)
- 三、不忘故旧 真情永驻 (200)

第六章 与国际人士交往的艺术

- 一、原则问题 寸步不让 (204)
- 二、坦率直言 开门见山 (223)
- 三、机智幽默 妙语连珠 (239)
- 四、注重友谊 有情有义 (245)

第七章 邓小平的语言特点

- 一、言简意赅 高度概括 (256)
- 二、干脆有力 掷地有声 (259)
- 三、朴实无华 実话实说 (264)

主要参考书目 (267)

第一章

与同事交往的艺术

邓小平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不知和多少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同船共渡。在和同事的交往中，论私讲情，论公讲理，公私分明，情理两清，这在邓小平的身上体现得十分突出。一方面，他相忍为公，关心他人，为人随和，相待以诚；另一方面，他坚持原则，敢于直言，是非分明，嫉恶如仇，因为他重情，使人觉得可亲、可近，乐于交往，喜欢共事；因为他讲理，又使人觉得他可敬、可佩，与之交往心里踏实。当然，对于别有用心、图谋不轨之人，邓小平则毫不客气。针锋相对，毫不妥协，是他对这种人的交际风格。

一、为人随和 不失幽默

邓小平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但他在与同事的交往中，特别是与比较熟悉的人的交往中，他那幽默风趣的天性就会展露出来。

1977年5月14日，是叶剑英80寿辰。这一天，邓小平和家人都赶来祝贺。一进门，邓小平就说：“老帅们都在这里啊，我也来祝贺。”

叶帅一见，赶忙说道：“你也是老帅嘛，是我

们老帅的领班呢！”

二人正说笑着，粟裕来了。邓小平一见，开玩笑说：“别让他进来，坐不下了！”此言一出，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当然，被邓小平开过玩笑的不止粟裕一人。毛毛在采访萧克老将军时，萧老曾这样说：“我和你爸爸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后认识的，我们两个人都会刻蜡版，所以很快就熟了。我们喜欢在一起讲笑话，你爸爸还开我的玩笑，说我连上海都没到过！”^①

人熟了，邓小平不仅开玩笑，有时还故意卖关子，吊你的胃口，透出一种幽默和亲热。毛毛就记述过这样一件事：

8月初到了毛儿盖以后，一、四方面军开了个联欢会。在会上，李聚奎再次遇见了邓小平，这回他们可是熟人了。

李老将军说：“联欢会上，在河坝里搭了个台子，请张国焘讲话。我们有几个人在下面讲笑话，其中就有小平同志。那时候我们一师刚刚得了点烟丝，小平同志对我说：‘你给我烟，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问他：‘什么好消息？’他说：‘你不给我烟，我就不告诉你。’我说：‘那个简单！’就从衣袋里摸出个洋铁盒子递给他：‘抽吧！’小平同志笑着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升官了！’他告诉我：‘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②

自然，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但邓小平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好消息告诉了熟人，而且还达到了自己要烟的目的，却也反映了邓小平性格的另一面。

平时，邓小平沉默寡言，喜欢独处静思。应该说，这种性格特点与年龄的增长不无关系。因为，邓小平在年轻的时候，给同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84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61页。

事物留下的更多的是随和、乐观、笑口常开的印象。

提起邓小平，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解放前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时的情景说：

“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潇洒，很风趣的。他看到我，就叫我，小姑娘，小姑娘，我实际上比他只小一岁，但是我显得小啊。都是年轻人，可是他很老练，所以他知道事情很多。我从湖南来，我许多东西很闭塞。所以，很多事情就问他。那个时候同志关系非常不同，跟一家人一样的。”^①

“长征的时候很苦，没有东西吃，大家就精神会餐，谈吃的吧，什么地方的东西好吃。他就说他四川菜最好吃，我们就说，我们湖南菜也很好啊。所以非常乐观。我们喜欢听他吹，我们叫他吹牛皮，牛皮公司，老想要他吹，大家笑一笑要高兴一点。”^②

邓小平的这种性格特点，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对毛毛也讲过：“罗伯伯和你爸爸两个人，一个人一匹马，1935年长征一直在一起。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伯伯这个人不爱说话，而你爸爸就经常说笑，哈哈地笑。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就精神会餐嘛！那时候他们没有烟抽，就沿路找点破纸，找点干树叶子，拿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你爸爸和罗伯伯，性格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他们长征时行军在一起，宿营在一起，非常合得来。”^③

几位当事人的回忆，使我们不难想象出邓小平当年那种爱说爱笑、乐观向上的性格特点。

^①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24页。

^②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47页。

^③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62页。

二、善解人意 帮助他人

一个人在一生中，始终一帆风顺的毕竟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坎坎坷坷，经历一些曲曲折折。人在困难之时，最需要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人在失意之际，最渴望有人给予心灵的慰藉。下面几件小事就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善解人意、关心他人的可贵品质。

1980年，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从高位上下来的人，对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体会得最敏感、最突出，失意之情也最浓、最烈。此时，邓小平找到陈永贵，和他谈了两个小时，安慰他说：“老陈，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听了这番话，陈永贵顿觉心里热乎乎的。后来，又有人反映陈永贵的问题。邓小平了解情况后讲了两条：一、起码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二、大寨卖粮是真的。陈永贵得知此情，对邓小平十分感激。

1985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同志邀请部分退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共进午餐。席间，万毅同志谈到，党的十一大开会时，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反映情况，小平三天后就在他的信上作了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不久，组织上为万毅安排了工作。闻听此言，小平同志不禁感慨地说：“这种情况当时我批了不少啊！”

对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遇到的困难，邓小平也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朱月倩的丈夫霍步青曾在上海时期的中央军委工作。当时，霍步青夫妇、周恩来夫妇和邓小平夫妇同在一个党小组过支部生活。朱月倩老人后来对毛毛讲述道：“1933年9月，霍步青得病去世了。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把我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你爸

爸是总政的秘书长，什么事情都要管。那个时候，霍步青刚刚死了，我又怀着孩子，精神很不愉快，你爸爸常常劝我。由于有过张锡瑗的教训，你爸爸让我要生孩子时早点告诉他，好作准备。我临产时，你爸爸派了一个担架，三个人抬着，还把他的警卫员派了去送我，二十几里路送到医院。生下孩子后，我只有两套衣服替换，孩子连一件衣服、一块尿布都没有，只好用我自己的衣服包上。我写了一个条子给小平同志，说小孩没有衣服和尿布，请帮我代领我这一份红军公田，让我买几件衣物。那时候，红军有公田，每个红军都有一份收成。你爸爸回了我一个条子，说，月情同志，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不应该要红军公田这一份，应该让给战士。他给我领了十块钱的生产费，四块钱的保育费，叫警卫员送来，给我解决了问题。他既坚持原则，又关心下面的同志，而他对自己，却并没有什么照顾。你爸爸是一个很好的干部。”^①

三、配合默契 尊重对方

作为同事，邓小平和刘伯承合作共事的时间不仅最长，而且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也堪称楷模。正因为此，当邓小平惊闻刘伯承逝世的消息后，不胜悲痛，写下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悼伯承》一文。文中写道：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一九一五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二十二岁，风华正茂，雄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21页。

姿英发。就在第二年讨袁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他率部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右眼。他在大半个世纪中，指挥了无数次战役战斗，九处负伤，屡建战功，以足智多谋的‘独目将军’闻名于世。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①

确实，讲起邓小平和刘伯承互相尊重、互相关心、配合默契、异常融洽的事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抗战胜利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晋冀鲁豫军区政委，他对刘伯承司令员十分尊重。

1946年夏，我军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主动向陇海路出击。当时任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的穰明德陪刘司令员乘坐一辆马车在进军濮阳的途中，刘司令员问穰明德：“你看把总部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需要几部大车？”穰明德根据实际情况回答：“我看5部就够了。”

但到了濮阳城后，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刘司令员在驻地看到后，质问穰明德：“你说只要5部，现在为什么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

他在地上踱了踱，来不及同邓政委商量，就下令召集来开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5页。

的军区和各纵队干部训话。

按理像军民、军政关系这类政治工作是邓政委分管的，但邓政委常说：“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应该既分工又合作”。因此，他主动跟大家站在一起，认真听取刘司令员的严肃批评。

末了，刘司令员说：“请政委给大家讲话。”

邓政委马上走上前，转向大家说：“师长（邓小平曾经再三解释，他称呼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我们听惯了的人是懂得的）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几句简短的话语寄予了邓政委对刘司令员多少真挚的情感和尊敬呀！

这次训话，实际上成了我军进行陇海战役的动员大会。

邓小平不但在工作中尊重刘伯承，就是在其他方面，也总是把刘伯承当作师长。

刘司令员是文武双全的儒将，书法造诣深，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刘邓首长同寝一室，每日，他们黎明即起，刘司令员翻译俄文军事论著，邓政委就将他的字帖、拓本拿来细心琢磨，并临摹刘司令员那运笔遒劲的手迹。诸如“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王者之师所向无敌”等等。

有时，邓政委自豪地说，我练的是“刘体”，这可是集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名家各体之大成的字呀！不久，他的字就颇接近刘司令员的翰墨了。

其实，刘伯承对邓小平也是十分尊重的。

记得1947年8月渡汝河前夕，邓政委建议：刘司令员先过河指挥部队，他同李达参谋长指挥过河，他暂留下阻击追敌。刘司令员十分赞同地说：“政委的决定就是指示，按政委说的立即行动。”话虽不多，但充分体现了领导者之间的高度信赖和团结

精神。

刘邓首长能数年如一日地指挥部队摧枯拉朽，百战百胜，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原一二九师政治部科长张香山回忆当年，也曾动情地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参谋打电话叫我到他那个地方去。一进去，看到他们两位，邓小平同志拿着洋蜡，他们在看贴在窑洞墙上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找地名。小平同志拿着洋蜡，因为刘师长一只眼睛失明的，不大方便看东西，所以有些地名要找到，小平就拿着洋蜡。刘师长顺着洋蜡的光看地图，一个说这是什么什么地方，然后两个人就商量，怎么样跳出包围圈，非常亲密的，真正亲密的战友。”^①

工作中，邓小平和刘伯承不仅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而且争挑重担，相互关照。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刘邓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方针，即抽一部分主力留在大别山，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其余主力分三部分，分别向桐柏、江汉、淮西三个地区实施战略再展开，在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分散敌人兵力，并配合大别山内线和陈粟、陈谢在平汉线的作战。主力部队分遣行动，指挥部也必须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指挥内线斗争和外线作战。经过研究，刘邓决定将野战军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前者留在大别山指挥反“围剿”斗争，后者和中原局机关随第一纵队转移到淮西地区，指挥全局。在谁留内线、谁留外线的问题上，经过一番争论，最终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即邓小平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

^①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55—56页。

各纵。临分手时，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

邓小平之所以主动提出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三个纵队、七八万人，而敌人的兵力却多达30万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将会越来越危险和困难。同时，邓小平也清楚，大别山的条件十分艰苦，冬天气候寒冷，地面潮湿，行军露宿多有不便。加之部队初来大别山，群众基础较差，部队的供给没有保障，粮食奇缺，生活相当困难。正是因为了解到这一切，邓小平才主动争挑重担，提出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

平时生活上，邓小平和刘伯承也是相互体贴，相互关心。夏云超在《难以忘却的往事》一文中就深情地写道：

“邓政委在一次讲话中，就部队面临的严重困难，指示说，‘我们千里跃进来到大别山，在敌占区进行无后方作战，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要想办法克服困难。困难确实是有，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司令员对大家很关心，实际上他比我们更困难。他年近花甲，还同部队一起行军作战；现在已到寒冬时节，晚上很冷，我们只好叫警卫员给他多铺一点稻草。’听了邓政委情深意挚的话，同志们心情非常激动。

“有一次夜行军，我随一连（该连担任首长警卫）行动，听到刘邓首长在说话。

“邓政委说：‘夜间这么黑，你骑在马上（其实是骡子），要是马一失蹄，把你摔了就不得了。你还是把马解放一下吧，下来我们俩一道慢慢走，还稳当些。’

“刘司令员说：‘老马识途。它有夜眼，不怕天黑，走路特别小心，连一个小小的坑洼，也要用鼻子闻一闻，侦察清楚了才

走。你放心吧，摔不倒的！”

“邓政委又很不放心地说：‘不管怎么着，总叫人担心！’接着他又转告警卫员们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摔了。”

虽是短短几句对话，但关心体贴之情已是深含其中，令人闻之动容。

正因为刘邓配合默契，非常协调，从而使得他们所带的部队内部也非常团结，关系也很协调。对此，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0日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讲到：“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①

确实，刘邓之间亲密无间、异常融洽、愉快合作的事迹，不仅影响带动了部属，也教育了一些曾闹矛盾、互不团结的人。当时，在刘邓的部队里有一个团的团长、政委，每次打完仗后，总爱争个高低，争来争去，互不服气。时间一长，两人心中有了隔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2页。